

一沙一世界－第4集－劉兆璋－餘下的生命願獻給藝術教育

主持人：D Dede 嘉賓：劉 劉兆璋

D：今日我為大家主持「一沙一世界」，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平時 Dede 很輕鬆地說出節目名或者嘉賓的名字，為甚麼今次的 OPENING 完全不同，而且這麼緊張呢？首先坐我旁邊的這一位很嚴謹的人，我還記得當初的入行時，她常常會捉著我的懶音懶字，所以當我想訪問這位嘉賓時，我會想她究竟適不適合我訪問老前輩的節目——「水銀燈下」呢？第二個節目就是「我有我天空」，為甚麼跟「我有我天空」有關呢？因為她在 2006 年拿到再生勇士獎，也是我十多年前，在有線電視一個好好的同事。安排她接受誰的訪問對我來說都是很困難的，我們幾個工作人員正在想：其實靚姐今天也是有心有力，不理會身體上行動上有多麼的不方便。她很幸運，她的腦袋跟我們這些健全人士完全是沒有分別，而且她的說話速度、咬字，甚至以前所看過的書，全部精準表達，簡直可以跟一部電腦媲美。這就是今天的受訪者，劉兆璋小姐，妳好。

劉：妳好啊 Dede。

D：這個 OPENING 如何？

劉：好好啊！只是妳的「水銀燈下」還是差了一點。

D：哈哈哈哈哈！沒有辦法，妳也知道我弱聽的嘛！我已經覺得自己很厲害了，別這樣嘛！哈哈！

劉：值得鼓勵！

D：靚姐，不如這樣，跟我們分享一下妳拿到再生勇士獎，是不是妳人生的一個轉捩點呢？

劉：都算是的，因為將我人生一些觀點改變了，由初時一個完全健全，甚至做事做得很快的人，突然之間所有事都要減慢。甚至原本由一雙手去做的事，要改為由一隻手和腳去做，要面對自己是一名殘障人士的生活。有次我接受另一個訪問時也說過我用了十年的時間去接受我新的身份，這身份是不容易接受的。

D：用了十年時間？對妳來說，是否是一段很長的時間，還是妳認為用一辈子的時間去接受都未必能接受到呢？十年，妳認為是怎樣呢？

劉：對於我這個性急的人來說，十年都算長吧！妳知道我以前做事是很急很快的。

D：以前很容易——……不要怪我！妳那時候真是很容易生氣。對妳來說，簡直是一種折磨，我可否這樣說？

劉：我想現在習慣了就不會這樣覺得，我認為可能是上天給我的一個磨練，原來人生真的很需要磨練，如果失去一些東西才學懂珍惜的話，是因為當妳擁有的時候，妳不懂得珍惜。失去了，才會更加珍惜我的健康、身邊的好朋友，就好像妳，今天來接我的那位腎臟有點問題的同事……

D：腎臟有點事……哈哈！為甚麼要那麼強調呢？是因為剛才我們跟靚姐用了很久時間叫她去看醫生，把平安脈。

劉：對啊，妳可以跟醫生說不要吃藥……

D：因為很多人呢……哈哈哈哈哈！常常認為我都沒有病，但在中醫的角度，我跟妳也是相信中醫多一點，所以我們便認為虛弱也是一種病，趁它還沒發病，最好就快點去調節一下。好，我們說回正題吧，不然就會關機。靚姐，我知道妳將會有大作面世，可否跟大家介紹一下。

劉：其實說起這本書時，是頗慚愧的。當我在醫院準備康復離開的時候，我答應了我的主診醫生、護士，當我過回正常人的生活時候，我會寫一本關於整個康復過程的書，因為我的個案比較嚴重和複雜。

D：介意跟大家分享妳住在醫院多久或甚麼原因導致妳進醫院呢？

劉：其實在 1997 年，跟妳在同一個機構工作的時候，因為七日七夜做了一個 PRODUCTION，沒有睡覺，在第八日開會時，不知道妳有沒有在場，當我要說話時，完全不能清晰地表達，說完後其他同事也發現我不舒服，我就伏在桌面上睡覺，等待另一位同事接我陪我回家，其實我也能走下去攔車的。上了計程車後，其實都沒有甚麼事，當計程車到達我家樓下，我發覺我連說話也沒有甚麼力，因為我好像很累很暈，接著當我開車門下車時，我左身完全沒有力，下不了車，就算別人扶著我下車，我也站不穩。他們就立即找椅子過來讓我坐，他們在想我會不會有甚麼事，是否要打 999，因為他們也發覺我太久沒有睡覺了，跟著他們就打給 999 叫白車。救護人員送了我上車便跟我朋友說：「她有可能是急性中風。」結果就送了我上伊利沙伯醫院，發現我的血壓過高，是腦出血的中風，醫生已經即時跟我做了第一個手術，清除了一些瘀血，但發現我的腦仍然運作、澎脹中，好像不願停似的。幸好當時我媽媽剛從加拿大回來，我就叫朋友立即致電給我媽媽，醫生跟她說我要立即做第二個腦外科手術。當我媽媽來到的時候，醫生就跟她解釋我做了第一個手術之後，腦袋仍

然不斷地澎脹，有可能要做第二個手術。假如繼續澎脹的話，我的腦袋便會不夠位置而缺氧的，然後就會即時死亡。醫生就要我媽媽做一個很重大的抉擇，究竟想要一個死了的我還是還在世的我呢。就算我還有生機，也不代表我是完完全全正常的人，做完手術後，我會失去了一部份肢體的機能。我想每一個父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兒女是死的，而是希望他們求生。然後我媽媽就做了一個很痛苦的抉擇，就是簽了紙讓醫生做手術，那張同意書也說明了會影響我左手左腳的活動能力，沒有人知道我能否醒來，做了兩次大型的腦外科全麻手術，不能保證一定可以醒來，有可能長期昏迷。結果不幸地，我昏迷了三個多月，但在我的五官裏，唯一只有我的耳朵仍然能聽到事情，第一個醒的應該是我的耳朵。

D：即使你聽見聲音，那妳的記憶呢？醒來的時候，妳還記得那些聲音嗎？

劉：記得，我還記得妳們有來探望我。

D：完全清楚地記得？還是只有五成記憶？

劉：就好像如常生活一樣，我全部都記得，我當時只是閉上眼睛，反應不來而已，我的耳朵能聽見，只是我的口不能開，有口難言。我分得到聲音，我知道妳有來探望我，腎虧同事也有來探望我。我媽媽和另外一位好好的朋友每天都有來探望我，護士們的聲音我也分得出，我全都記得的。我答應了會將這些記憶全部寫在我的書上，但始終是昏迷時的記憶，只靠一個感官去感覺，未必是最準確的。為甚麼我未能將這本書完全地帶來給大家呢？因為我正在等那位每天來探望我的好朋友，她是我的見證人，她看見我每一天昏迷時的所有事，是否跟我所感應的一樣呢？她看完了我的書後，她會幫助我糾正錯的地方，或者加插一些我遺漏了的細節，到這本書能出版的時候，就會更加精確。

D：因為當我們未開咪時，我就想，靚姐妳說那本書在很多年前會出，常常都聽到妳說要校對校對，我剛才在想我們會否可以幫忙校對，妳說不能，我們幫不了。

劉：因為我不是要文字的校對，我是要情節上的校對。

D：看看有沒有記錯某些事情。

劉：你們有來探望我，但不是每天都出現在病房的那個人。因為我的那位朋友真是每天都出現，最清楚我每一天的進展，就連微小的眨眼進展她也記得。

D：明白。但這一本書妳大概寫了多少？妳是將整個過程還是還寫了之後妳康復如何面對你的人生的過程呢？

劉：有。所以這一本書暫時我不能夠告訴妳有多少字，我現在寫到這階段是八萬多字，但我本書暫時是開放式結尾，因為我還未死。到我死的那一刻，那本書就會有結局。我不相信我會那麼快死，就正如那位腎虧同事所說的一樣……

D：紅粉緋緋哈哈哈哈！如果靚姐妳當天開完會，覺得不舒服，立刻不動，有同事立刻 CALL 白車，會不會沒有那麼嚴重呢？我常常都會想如果我中風，立刻坐下，完全不動，會否減輕中風的程度呢？

劉：其實我的問題是當時我已經累到沒有想過會那麼嚴重到要 CALL 白車，我照常能夠上班、說話，雖然說話時含糊不清，但其實這也是中風的表現。

D：靚姐妳剛剛是不是提及到妳昏迷了三個半月？

劉：差不多。

D：那妳有沒有計算過你總共住在醫院有多久？

劉：因為我在昏迷其間，我不是像一個傻子躺在床上，我的腦還要不斷開刀，因為我本身有糖尿病，醫生就不斷地運送我入去 **operating theatre** 再開刀，看看發生甚麼事，為甚麼手術傷口會不愈合，之後又縫回，怎料又不癒合，再開。結果發現是我的頭骨被別的東西蛀了。

D：為甚麼會被別的東西蛀呢？

劉：有細菌蛀了……

D：哦！細菌感染！

劉：被細菌蛀了入頭骨，因為太久沒有癒合，所以現在我的頭骨是假的，我的真頭骨已被丟到去「餵狗」了。

D：但其實告訴給那麼多人聽妳的腦開過很多次刀，都沒有人會相信的，因為妳的頭沒有疤痕，又有那麼多頭髮，妳的頭髮數量還比我們的腎虧同事還要多！哈哈哈哈！

劉：這就沒辦法說吧！因為他腎虧嘛！

D：對啊！你前頭髮真的很濃密啊！

劉：其實都是出於我媽媽的原故，我始終是女孩子，所以我媽媽很緊張我的儀容，雖然我很「男仔頭」，但我媽媽卻很著緊我美不美。那她就跟我的主診醫生說：「醫生，我知道你要剃光她的頭髮，你跟她開完刀可否保證她之後長的

頭髮能夠遮蓋她的疤痕，好讓她看不見那疤痕。」之後醫生答應了，結果醫生用了十多小時去做一個手術，在我從手術室被推出來之後，由於吊了很長時間的鹽水，我的頭部脹大了三倍。接著我的好朋友便問醫生的助手：「為甚麼她的手術做了那麼久呢？」醫生的助手就回答說「主診醫生答應了劉小姐的媽媽要令到她完全不覺得有疤痕的存在，結果醫生為她縫針時，使將她攤平，宛如繡花一樣，確保她將來的傷口埋了口之後，那些針口也不會起肉，而且她日後長出來的頭髮能夠遮掩著那些疤痕。」所以當我的頭髮長了出來之後，便不會看見那道疤痕，但其實我現在的頭骨是假的，是整了型的，他的整型手術是十分成功，不少人都說不明顯。

D：真的不明顯。而且在我記憶，倘若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時候妳為了方便讓別人檢查你妳腦袋或做手術，將頭骨放在一旁，沒有把它裝回去頭部。

劉：不是，那是一個頭盔來的，不是頭骨。曾有段時間我的頭骨被拿了出來，他們要拿一個頭盔來保護我的頭蓋，因為我的腦部沒有了頭骨的保護，然後就將我的頭盔放在床的旁邊，萬一我要下床時，也可以帶回頭盔，就算不小心跌倒，也不會傷害到我的頭部。

D：妳是不是做了七次腦部手術？

劉：如果將人造頭蓋骨擺回腦部也計算在內，就是八次。

D：妳真的很厲害，即使是這樣，也沒有影響到妳的記憶體、語言表達，其實我真的很羨慕呢！哈哈哈哈哈！

劉：這也是要感謝當年我父母生我出來的時候，給予我一個很大的腦袋，所以被人割了像拳頭般大的部分也不太影響。

D：因為今時今日跟妳談天，妳也是那麼「牙尖嘴利」！哈哈哈哈哈！我想用「口齒伶俐」，但想了想，還是不行！一定要用「牙尖嘴利」！

劉：我每一次都要磨了牙才出來。

D：對呀！這樣才能「吃掉」我們！哈哈哈哈哈！可否跟我們分享在這段期間，有很多護士都很疼惜妳幫助妳，不幸中之大幸，有不少醫護人員都願意幫助妳。那妳在接受治療期間，他們會幫妳做甚麼運動，或者有甚麼安排。

劉：當我在醫院待了很長時間，因為始終那不是一間康復醫院，而是一間急症醫院，當我接受完急症、醒了之後，我就要轉去康復醫院（九龍醫院）。而待在九龍醫院時，主力集中做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那裏的護士醫生也很年輕，對自己的職業十分積極，他們看見一個那麼年輕的病人過來，也很有信心令到

我跟他們一起向前進步，尤其是我的職業治療護士——羅護士，她非常年輕的，那時候我十分重，比現在重了很多，因為我現在的食療都正常了很多，我想那時候差不多到有 180 磅，要她一個這麼年輕的女子扶著我，她又不是特別高大，她還要教導我怎麼走路，因為我的左右腳踏在地上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我自己感覺到是有分別的，我完全不懂怎樣提起我的左腳。她每天都要在練習室裏，將一條毛巾放在我腳底下，之後很辛苦地拖我的腳，令我知道甚麼是提起、放下左腳。之後她又要每天陪我走樓梯，上落病房，而且那時候九龍醫院還沒建置新院舍，亦沒有空調的，我們每天由練習室再走到病房的時候，都會流到全身是汗。

D：跟著是不是要洗澡？

劉：沒錯，但我不能每天都洗澡，需要輪候隔天洗澡。

D：是嗎？

劉：譬如今天是 1、3、5 號床的病人洗澡，明天是 2、4、6 號床的洗澡，如此類推。而且沒有冷氣，只有風扇，會熱到流汗。當我上落樓梯時，我又「大汗」，那位年輕的護士十分好人，又要替我抹汗，又要照顧我不能讓我跌倒。正因為是她教我上落樓梯，後期當我朋友接我出醫院去粉嶺的一間三層樓村屋裏住的時候，那裡有個天台，我可以那天台自己練習走路，因為在那裡不斷練習上落樓梯，所以今時今日我才能在這世界活動自如。假若沒有那段練習的時間，基本上我不能像現在一樣那麼快樂像一個自由人一樣。

D：每個人都需要付出，像地獄式訓練一樣，才能像妳剛才所說，可以那麼方便地行動。為甚麼我剛才會說很羨慕妳呢？是因為我看見很多人腦部受創，包括我自己，導致失去了很多記憶。我亦有位朋友跟妳一樣，腦部、左手有問題，到頭來連他的記憶也受創，不止是行動受影響，連他日常生活的記憶亦如是。雖然今次的經歷有很大的影響，人的記憶是很重要的，可以將自己開心的、不愉快的都記下也是一種經歷，我不知道自己說得正確與否，我只不過是說出自己的感受而已。

劉：正確。幸好我的父母給予我一個樂觀的性格，我多數只記著快樂的記憶，不快樂的那些……其實我也挺記仇的！哈哈哈哈哈！誰弄痛了我，我還記得的。

D：但我也認為沒有所謂的，將不開心的事記下也算是一種警惕，提醒自己不要再犯。靚姐，今年是第十幾年？

劉：即將是十四或十五年。

D：你對將來有甚麼大計？

劉：我希望五十歲時可以出書，但是坦白說，我已寫了初稿，事實的校對還未能完成到，因為我的朋友始終有自己的工作，我不能這麼自私，強迫別人，造成她的壓力，就像我中風時那麼大壓力。

D：除了出書，還有沒有其他大計？

劉：當我當上了再生勇士之後，希望能夠用自己的生命去燃亮別人的生命，用我的經歷去告訴別人：「就算你覺得自己有多不幸，原來這個世界仍然有不少人同樣也是很不幸的，分分秒秒都在發生中，當你以為自己是最不幸的時候，放眼看看周圍，可能有人比你更不幸的，那你為甚麼不去幫助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呢？」

D：靚姐妳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未來會怎樣享受自己的人生呢？

劉：坦白說，當我出了事之後，在那段休息的期間，不斷重複地檢討自己的人生，那時我在想，如果我還有體力的話，我要怎樣去燃亮別人的生命。最後，我終於想到就是利用自己最大的長處去幫助別人，而我本身是修讀藝術的，所以我可能會從藝術方面作出一些貢獻，去為香港的青少年貢獻，應該是從事教育界的工作吧！我不會再浪費我的時間，我希望將我僅有、寶貴的時間去做最有意義的事情。如果是沒有意義、個人的事情，基本上我是不會再做的；如果是利己亦利人的事，我就會去做。

D：但會否對主要做有關藝術的工作感興趣呢？

劉：當然，藝術和教育的我都感興趣。

D：如果想請靚姐「出山」，是關於教育或藝術的，我很相信她一定會親自操刀。

劉：應該是說我都會感興趣，因為都要看看那件事的規模我是否能夠承擔。我也是一個實際的人，我不喜歡說謊騙人。

D：那除了出書之外，妳心目中還有甚麼大計想完成呢？

劉：始終我只剩下一隻手一隻腳去生活，我希望在這種生活裏能夠研習一些小智慧去幫助其他像我這樣只有一手一腳的人，解決他們一些困難問題。其實我現在的生活也是靠自己的，例如「剝橙」、換床單等小事我也是自己做的，我不會希望他人……

D：當時妳的家務助理一星期來一次……？

劉：有的，但我不希望她幫我換床單，如果要等她來幫我換，那我的床單髒了怎麼辦呢？那倒不如由我控制自己的時間編排。

D：我亦知道靚姐妳特意帶了幾個橙上來剝給我看：「我現在已經一隻手可以做到」……

劉：本來我買這些橙上來是請妳吃的，因為我知道妳生日……

D：當這節目播出時，我的生日已經過了很久。

劉：妳不想別人知道你多大嘛！我不會說的！

D：哈哈哈哈！腎虧同事如何呀！

劉：我現在剝給妳看……有些準備工夫要做，通常都有個尖端的位置，在那用手指甲畫一個圈，之後剝那個圈出來，可否給我一張紙巾墊著？

D：會不會怕太滑？

劉：所以我需要一張紙巾。

D：那我按著那張紙巾。

劉：謝謝妳。當你起到那個圈時，便能起到那個「BB」出來。

D：哇！真的！很厲害啊！

劉：「BB」我就不會吃的。

D：哇！真的不要讓我單手剝，因為一剝的話，手指會很疼痛！妳真的訓練到手指公很有力。

劉：因為我本身的右手就很有力的，所以便要多點訓練一下自己有力的手，可以做得多點事的手去做多點事。

D：不止啊！剛才妳還跟我說懂得切蘋果！

劉：切得很快呢！如果有適合的蘋果刀……

D：我這裡就沒有刀的，妳要甚麼特別的刀？

劉：不好意思！我也沒有買蘋果過來……蛋糕刀不行，一定要蘋果刀。

D：蘋果刀是不是特別小的？

劉：是的，不要太利，有些太利的話，我怕□到手。有鋸齒型的刀……

D：我相信一隻手剝橙也是可以的，但一隻手切蘋果就頗有難度的。

劉：可能剝完的橙的外觀就不太好看了。

D：但妳在買橙時會不會跟那些賣橙的人說：「喂啊姐！給我幾個皮薄一點的橙！」？

劉：不會的，這個橙不是我親手選的，別人幫我選的。

D：靚姐，妳現在有沒有煮飯？

劉：我會煮簡單的，例如米粉，比較健康的，油炸的我就不會煮，多數都是煮菜。

D：吃麥片？

劉：麥片也是水煮的，不用油的。欸！剝完了！沒有皮了！

D：拍張照片！

劉：基本上這個橙是甜的，妳可以試一試。

D：我怕我吃完橙會起痰，但有些人又可以的。

劉：腎虧同事，我吃了。

D：她留了一個給妳！哈哈！那我們不如一起說再見吧！

劉：好的。

D：一、二、三，再見！

劉：再見！